



各种夏令营，专门跟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的孩子们混在一起，弥补居家学校学生在社交上的欠缺。他们参加美国学生能力标准测试的成绩一直非常好。反正将来要回美国读大学的，大部分美国大

学如今都接受居家学校的学生了。

可雯很轻地问，那你不就成了眉立了吗？

他微微一愣，说，她叫雪莉。口气里带着浅浅的嗔怪。

可雯似乎自言自语地说，你成了眉立了。

他这回看来听清了，疑惑地问：眉立是谁？

写于美国硅谷

当生命以 癌 的形式重逢

怀 宇

他认出她的瞬间，眼前密不透风的地下候疗厅好像忽然洞开了一个窗口，五十多年前的辽阔苍天、青葱草原以及嵌接在地平面上的巍峨雪山逐一呈现。生命是转着圈儿来的，谁说过？走到最后，又回到当初。

她发福了，双下巴，腰身显出臃肿，不过和他出国前在电视上见过的样子相差不远。那好像是一场国庆联欢会，她刚平反不久吧，出来唱了一曲《探晴雯》。击鼓摇板、唱作吟诵，依旧行云流水、丝丝入扣。她的烫发蓬松齐整，却显然染过，黑亮得不合情理。青春挽留不住，但挽留的姿态端庄大方，她从前的美也因此仍可以推断出来。

她感觉到他的注目，抬头看他，目光礼貌平和，带着习惯性的关切、同族裔老年人之间无须言传的理解。毕竟，此刻在洛杉矶西奈医院放射科的候疗厅

里，只有他们两位黄皮肤的亚裔。但他以为她不可能立刻认出他来。

他缩水了，剩一副骨架子，裹在先前护士让他换的蓝点布袍里。布袍口开在背后，他总担心走光。套上自己的铜纽扣襟毛衣，还不时摸摸布袍封口，检查是否所有绳结都系牢了。两个月前，医生给他打了控制男性荷尔蒙的针。阳刚被架空了，身体是身体，和他对立起来，可他又不知道自己人到底在哪儿。

她眼里却骤然迸出熟悉的亮光，和他眼中的难以置信撞在一起。这么多年了，他有意无意间期待过的重逢，发生在此时此地，是否生活的嘲弄？

乳癌，竟是她多年以后对他说出的第一个词，尽管她自我调侃的口吻很轻松，脸上也是无所谓的神情，他还是感觉心酸，眼眶热烘烘的。

她在等候第一次放射治疗。他说他也在等他的第一次。对自己患癌的部位，他却含糊其辞，只说是男性最普遍的一种癌症。她并不追问。

他们是否该握握手，或者拥抱？毕竟都已过了古稀之年，而且又在美国，年轻时的顾忌与拘泥是否可以放下了？踌躇之间，他有些恍惚，两只手漫无目的悬在胸前。他问她，要咖啡吗？吃香蕉吧？问完才发现自己可笑，怎么像在家招呼客人似地？

放射科在医院地下一层，不见天日，候疗厅却布置得像宾馆接待室，沙发、茶桌，桌上摆着水果、饼干、当期的杂志，鲜花也经常换着，闻不到腐味。墙边柜台上还有咖啡机冒着热气，可以根据各人的选择制出不同风味的咖啡。一派休闲好客的氛围，却完全是医院处心积虑要减消病人对放射治疗的疑惧。

她左右端详，说他看起来挺好，头发还这么厚，也不怎么见白。他说她在哄他，心里也是同样的感觉。

他最近像女人一样敏感起来。今天来医院前，儿子临时被公司叫走了，他自己搭医院的专车来，心里觉得怪失落的。儿子要养一家老小，工作为重天经地义，这他都明白，但情绪上就是委屈。儿子小时候生病他每次都陪着看医生，现在反过来就得看儿子有空没空。

两个月来，他感觉上是一直都没睡过觉，记忆却异常活跃，像儿子小时候玩的“翻对对儿”的扑克牌游戏，一张张地、不停地揭。不同的是，他翻开的牌都成不了对儿，一盘散乱的纸壳儿。

假如当初他不顾一切作了相反的选择，他们会怎样？这个假设他很多年都没触及过了，此时却像一片偶然闪现的纸牌，被他那不太清晰的意识翻开。也许他现在不会有什么癌症？他一直都没弄明白，自己作息规律、饮食有节，怎么就得了癌？癌症从来都是听说的，发生在别人身上。

五十年多前，他们相识的时候，她是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团长，国家一级功勋演员，率团从成都到拉萨沿途为“最可爱的人”——人民解放军演出；而他不过是地方军区汽车兵团的一位营长，开着军用吉普，护送她行驶在刚完工的康藏公路上。

她对他却是一见钟情，谁都看得出来，美人爱英雄。他一有空，她就采访他，红皮笔记本摊在膝盖上，抬着精致的下巴，黑亮的眼睛火辣辣地望着他。有一宿，她帐篷里的灯通宵长明。第二天，她演出的节目里便添了她拿他的战功编写的词曲。此后慰问团

一路弹唱，他一手把握方向盘、一手持枪追击土匪的英勇事迹就在雪山草地上传颂开来。

清晨高山上，道路结冰，汽车打滑，轮胎都扎上防滑链，车还是动不了。

不能准时出发，当天的演出任务就得延误啊。情急之下，他让战士们拿松毛草和棉被铺路。她听见了，也抱着自己的绣花丝被跳下车。他一把拦住她，说被子湿了，你晚上怎么睡？

战士们怎么睡，我就怎么睡！她倔着呢，抖开被子就往冰路上抛去。

他俯身去捡，她立刻跳到被子上，踩出两个皮靴印子，还调皮地说，喏，已经又湿又脏了，车开起来再捡吧。

他摇头走开，去指挥战士们铺路、推车。转回来，见她光手握着一把小铲子，正在帮警卫员清除车玻璃上堆积的雪霜，她呼出的白气瞬间就在长睫毛上结成细密的冰碴。

快别铲了，手会冻住的！他大喊，但已经晚了。

她粉嫩的手掌早和铲把子冻在了一起，听他喊，她一松手，掌心的皮就像现在的保鲜膜那样揭了下来。他心疼得跺脚，第一次扇了警卫员后脑勺。谁让你给她铲子！他吼着，心像被抽丝般地疼。

现在想起来，他胸膛里还有疼痛的影子。他的确也深深地爱过她。

能不爱吗？那样的山和水，那样的草原、海子、瀑布、冰川。自然用最纯净的色彩把雄伟与秀美同时描绘在地平线上，用最灿烂的阳光把人的心照得透明透亮。那一路的欢歌笑语，即使在他生命最黯淡的时候，也无法遗忘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漫山遍野都是大片大片缤纷的花朵。慰问团的姑娘小伙们都像喝醉了最甘醇的青稞酒，在花海里跑、喊、手舞足蹈。每当苍鹰划过蓝天、岩鹿跳过山涧、藏女的歌声飞越流动的云彩，都引起阵阵欢呼，在山谷里回响。

他等在路边，手里夹根香烟，偶尔吸一口，看山、看花、看人。她抱着满满一捧野花，紫的红的白的——像她现在身上穿的毛衣的颜色，笑盈盈向他跑来，脸被怀中花朵染得妩媚多彩，眼里倒映的雪峰闪着银蓝的光芒。

江山美人啊，再有意志力的男人也是人。即使现在，他动动鼻翼，似乎也还能嗅到她怀中那捧野花的清香。

每到一处兵站，不管长途跋涉有多累、到达的时



间有多晚，她和慰问团演员们总是立刻化妆登台。所谓的台通常只是林间山中的一块空地，背景上方有临时扯起的大红标语：“欢迎祖国派来的亲人”。战士们席地而坐，阳光落在他们鲜红的帽徽上。有时天黑了，战士手里便举起火把，照亮“台上”不遗余力为他们歌舞、说唱的“亲人”。条件简陋，气氛却总是热烈。

她擅长多种大鼓和戏曲，唱完京韵、奉调，又演评剧、曲剧。每当三弦拨响，她敲起皮鼓、摇起竹板，他耳朵里就蹦跶出个兴奋的小人儿，嚷嚷着，好戏开场啰……她唱的戏，文的细腻宛转，武的雄浑豪放，传统的富有新意，现代的不乏韵味。无论是《鞭打芦花》、还是《战长沙》或者《刘胡兰》、《愚公移山》，他都百听不厌。

慰问团演员病了，她代他们演唱是理所当然；而值班站岗的战士错过了表演，她还特地加班，为他们“开小灶”，把她白天演过的曲目整套再来一遍，决不偷工减料。

车队开上了青藏高原，四千五百米的海拔，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。大家呼吸都感觉沉重，她发着低烧，还坚持“轻伤不下火线”。一天晚上她晕倒在加班演出现场，小战士们围着她柔软香熟的身体不知所措，飞跑来向他报告。他冲过去抱起她，迈开大步往兵站医务所赶。他的心被她带奶香的体息熏得乒乓乱跳，身上每一个细胞都绷紧了。但在士兵面前，他不能动一点声色。

医务所一眼望去只有一张桌子两张病床。他忧心忡忡放下她，计算着，要是这个兵站医务所救不醒她，他就是马不停蹄开车送她去最近的医院，也至少要一天；或者往海拔低的方向开，但他们已深入高原地带，方圆几百公里的海拔都不下四千米。高原反应引发的昏迷，抢救不及时是要出人命的。

他历经枪林弹雨，也曾面对死亡，但还从没如此担惊受怕过。他抱头蹲在一旁，心里注了铅，不断往下沉。直到兵站卫生员奇迹般拿出氧气罩给她套上，他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他在医务所守了她一整夜。黎明时分，在他急切的凝视下，她的脸色渐渐由青转白、再一点点现出红晕。她睁开眼睛那一刻，朦胧惺忪的样子，那才真是一一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讲，性感啊。他身上绷紧的每一个细胞都蠢蠢欲动，渴望着他立刻下令将它们释放。

他屏住呼吸后退两步，发现医务所里只剩下他们

俩，又才想起他半小时前让卫生员打盹去了。他更不敢喘气了。再看她，刚刚恢复血色的红唇微微蠕动，期待着他俯身一吻。他完全看懂了，却硬是捏紧拳头克制了自己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他忽然想，他身上的细胞是否从那时开始就从没放松过？紧紧地抱成一团球，越滚越紧，紧到他再也不知道怎样放松的时候，就癌变了。

洋护士喊着他的名字，名和姓倒了个儿，音调全错了，语气十分不确定。

松梨糕，她学了一句，说听起来像一种西点，可以就着卡布基诺吃。她指着墙边的咖啡机，呵呵笑起来，笑声还跟当年一样如珠似玉。

护士手里扬着一张表格要他填写。他反手捏着身上布袍的封口，跨一步接过来，看她身边的位置空着，顿一顿，挪了过去。低头填表的时候，他瞥见她搭在一旁的手，皮松了，纸一样薄，指甲盖却仍旧饱满，修剪得齐齐整整。

他握起那手，轻轻翻开她的手掌。她的手背温温地触着他的手心，他才意识到，这是他第一次郑重其事拉她的手。

她什么也没说，任他默默察看。他拿起的手上纵横着为家庭操劳的痕迹，洗衣、做饭、针线、换尿布，尽心尽责的妻子、母亲和祖母。当然也有文革下放劳动的老茧，藏在拇指内侧、中指和无名指根上，看不大出来，他是摸到的。康藏公路上扯掉皮的是哪一只手？他找不到伤疤，也想不起来了。

慰问团结束演出、即将启程回北京。傍晚，她去他驻扎的军营，邀他一同散步。他们走在军营边的树林里，回味着拉萨之行一路上的见闻感触。

二郎山那么深，解放军硬是打通了八千五百多米的隧道；雀儿山那么高险，解放军是怎么修成了盘山公路？她一再感叹。

钢钎、铁锹、热血和生命，他说，记得康藏公路完工后，军区开庆功典礼，首长宣读为筑路牺牲的将士名单，两千多条汉子啊。三位首长轮流念他们的名字，足足念了两小时。

她眼里闪动泪光，说忘不了雀儿山兵站演出后的第二天凌晨，车队战士们在启动汽车前点炭火烤油底壳一一降低机油黏稠度。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上，皑皑白雪、冉冉晨雾之间，车灯橙黄、炭火殷红，那一长串闪烁的灯火，简直就是她见过最华贵的项链，戴在巍巍雪山的脖子上，是最壮丽的丰碑。

就是那天清晨吧，你的手被冻掉了皮，他歉疚地

说，后来好几周都包着纱布。在拉萨演出的时候，首长还问我怎么回事呢。都怪我失职。

哦，你还好意思说，她破涕为笑。竟敢当众打警卫员，是我自己脱掉手套好使劲儿，怪不得他。你就不怕我向首长告状，说你不改旧军阀习气？

他嘿嘿傻笑：请嘴上留情，我立刻自罚。他说着举手要扇自己后脑勺，被她拉住了。

他有点犹豫，但还是乘兴答应了。

林子里的猫头鹰和草虫咕咕唧唧，应和他们的笑声。

军营在成都郊外，离山近，初夏的夜风里仍带着浓浓的凉意。她的棉绸连衣裙摆在风里飘起，她双手捂着胳膊，他便脱下自己的军装外套披在她肩上。

她说想去看看那辆载了她两个多月的“铁马”。

他带她到停车场。月亮已从半山腰升上了天空，草绿的吉普车全身染了一层银白的绒毛，看上去真有些坐骑的灵性。他打开车门，她坐上驾驶座，拍拍车台、摸摸方向盘。

真舍不得这匹“好马”，她说。她抬起下巴，眼神清亮，带几分痴迷。更舍不得这个好人，她又喃喃道。

他们朝夕相处两个月，肩并肩坐在这辆吉普里，她对他的情意，如他每天握在手中的方向盘一样看得见摸得着，但听她说出来，他还是受宠若惊，假装没听清她的话，回头看月亮。

我要嫁给你。这一回她字正腔圆，他再躲不掉。

你是全中国瞩目的明星，嫁给我——我算什么？太委屈你了，他说。

她摇头，似乎无法把他卑微的话同他英武的人对接上。

一定要选择的话，她说，我宁愿不在北京当演员了，跟你在一起，一辈子呆在康藏边境也心甘。

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地方上的条件完全不能跟北京比。

我有准备。

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要受很多苦。

我不在乎，只要能每天看到你。

我经常带车队跑西藏，一走至少是一个月……他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她为他作牺牲。

她急得哭起来，把自己锁在吉普车里，头埋在方向盘上。

车钥匙放在他外套口袋里，外套披在她肩上，他打不开车门，夜已深，又不能动静太大，他只好隔着

车窗低声哄她。

咱们都冷静想想，你回北京后，可能很快就把我忘了。

她不理他，为自己无处投放的爱情嘤嘤哭泣。

他嘴里说着理智的话，心里千万个舍不得。傻瓜才不想娶这位出色的姑娘！美丽大方、刚柔并济、才艺双全、千里挑一……他多想抚慰她颤动的肩膀，拉起她的手，拥她入怀。

但她不属于他。他只能站在玻璃这边，脚后跟在沙土地里钻出两个深孔。爱她的话，他一句也不能讲。

军营的熄灯号吹响了，她终于打开车门，让他开车送她回军区招待所。

她一路沉默。下车的时候，她深深看进他眼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我不会忘的。

她回北京后，每天给他写信，每一封都情真意切，言辞比她临别前的表白更热烈，还织了松软的手套、毛衣，又剪掉自己乌黑的辫子，和信一起寄给他。

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？他现在从她眼角向上挑起的皱纹里，似乎还能读到这句委屈的问句。

他也写过两封信给她，辞不达意地反复解释，他为什么不能和她结婚。大概意思都是，她要是嫁给他，就像鲜花插到牛粪上。

他那时可真不是牛粪，他自己其实也知道。他是国民党军队投诚收编过来的，正规军校训练出来的风度，就算不戴肩章领章，也一样撑得起，又生就了一米八三的大个子，在南方人居多的西南军营里，真有点鹤立鸡群。所以他处处收敛，更不可能信手摘走“冰山顶上的雪莲花”——那是藏族同胞送给她的美誉。

他把她所有的信都给政委看过，汇报思想。政委倒是替他高兴，告诉他连级以上的军官都是可以结婚的。但他不踏实，因为根子是白的，即使戴上五角红星的帽徽，也甩不掉随时被监督审查的感觉。

她那些信后来他用一个饼干铁盒装起来，准备寄还给她，但还没来得及做，就听到她结婚的消息。她嫁了一位比她年长十六岁的军长。他几次想把信烧掉，总也下不了手。

那盒子信他都放在什么地方了？他搬过许多次家，从四川搬到广东，又从广东搬到美国，从自己的公寓搬到儿子的客房。如果那个盒子还在，大概早锈了，信纸也早发黄了吧？



那些信是否给你添过麻烦？他问。他一直内疚。

他的妻子——已经过世好几年了，在她挨批判的时候，从那盒子里挑了两封信寄给批判组，证明她一早就擅于腐蚀毒害革命军人。妻子是组织上介绍认识的，人质朴直爽、勤劳能干，给他一个安稳的家、一对懂事的儿女。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妻子那么做，也不过是为了保全他吧？他毕竟是前国民党军官啊。

而我是反正都要下放劳改的，多一块石头或者少一块石头砸下去也无关紧要，她说，还提这干嘛？

妻子自作主张的请功也并没达到什么效果，他最终还是被关了“牛棚”，不过比她少受点儿罪，不到一年就结束了。她被下放了整整十年，回北京的时候，头发都白了。

喏，这一直都是染的，她撩一下头上伪装的黑发，手指自然而然地翘出兰花状。

她的军长在她出国前去世了。他挺照顾她的，她一句话总结道。

都奔八十的人了，她说，风头出过、右派当过、人妻人母都为过，孙子也抱了，还来了美国，这一生过得挺够本儿的。她还是快言快语。本来也不想做什么放射治疗，癌症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但女儿坚持要我治，万一扩散多痛苦啊，女儿吓我说，她笑。年轻人知道什么痛苦啊？肉体上的痛苦算什么？她叹一声。

肉体上的痛苦？她倒是比他看得开，他想，她从前就比他乐观，岁月和磨难也似乎没能改变她。

他现在有空有个男人架子。打仗带兵他是真没怕过，但生活却时常让他束手无策。像他看见初生的儿子那一刻，奇怪啊，生命之初怎么是那个样子？血淋淋、毛茸茸，还矜贵得很，吹弹即破，抱也不是，放也不对，他不知道怎么使劲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癌症，也是莫名其妙。他没什么其它症状，只是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跟床垫打架似地，还不由自主随时监听着体内的动静。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对付自己才好。

当然睡不好就感觉什么都不对劲了，说话都是反着来。比如，气温低一点，他说都三月了，怎么还这么冷？气温高一点，他说，才三月就这么热了？虽然儿子媳妇不说什么，但他们的不耐烦，他感觉得到。

有一天四岁的小孙女爬到他膝上问，爷爷你要去西藏吗？

谁说的？

爸爸说洛杉矶的气候这么好，爷爷还过不惯的

话，只好去西藏了。

……

西藏在哪儿？爷爷你带我去吗？

他倒是真想再到康藏公路——后来叫川藏公路了，他真想再去那条路上去开一趟车，假如他还能够的话，去看二郎山火红的杜鹃、雀儿山银白的冰峰，还有大渡河奔腾的激流。带上小孙女，也许，再带上她。这样想着，他脸上浮出了笑意。

你笑什么？她问。

他和她没结婚，其实也好，否则，文革的时候，他们的境况说不定会更糟。前国民党军官和戏园子里被阔少们捧红的戏子，你能想象吗？他说。许多天来，他难得有了一个正面的念头，说出口怎么还是反的？

她倒不计较，说到了咱们这把年纪，回头看，怎么都好吧。

护士又叫他，他得先去做治疗了。他有点忙乱，还没问她是否想跟他再去一趟康藏公路呢，现在赶紧问？还是以后有机会再暗示？她挥挥手，说进去吧，明天还可以聊。他的治疗时间是上午十点，她是十点一刻，她说她可以早点儿来。

她也早换上了蓝点布袍，他刚才怎么只注意到罩在外面的紫红白毛衣？看她从容淡定的态度，他心里笑，真是漂亮女人不怕穿错衣裳。他紧抓布袍封口的手却也放松了。今天的重逢，他想，或许是个征兆。走到了尽头，就能回去，回到当初，只要他愿意。

他坐上治疗床，护士让他把毛衣脱掉，怕毛衣的金属纽扣干扰治疗。

躺下，放松，护士说。

放射仪的灯头照下来，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感觉，莫扎特的小夜曲在耳边安慰着他。他开始想像，他体内的那些癌细胞、那些接近他阳刚根源的异己分子，被一枪一枪地击毙。他都看见子弹炸开的火光和烟雾了。

他居然在治疗床上睡着了。

2009年8月初稿，洛杉矶

2011年4月末稿，洛杉矶